

她骗他20年

听父亲说,离家不远的马路上,那个叫“老短亭”的地方是古时用来欢送亲朋歇脚的小站。

每逢外出,母亲老爱拖在后面,催促着我们先走。而后,慢悠悠地在后面散步,待我和弟弟都消失在路口拐弯处,她便会垫脚凑上父亲的耳朵小声说,我累了。

父亲终日沉默寡言,不善言语。他只会默默地在“老短亭”那个地方假装腰酸屈身,等待着母亲的纵身一跃。

快至家门,有熟悉的邻舍会问,哎哟,这是怎么了?父亲笑笑说,没事儿,上街回来走太快,崴到脚了。起初,无人不信,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帮母亲一撑便是好多年。偶尔,母亲伏在背上会嘀咕,你怎么那么笨啊?不会换个借口?这么多年了,老是崴到脚这一句,鬼都知道是假的了。哪儿

有那么凑巧的事儿?一出门就崴到脚?

父亲耸耸后背,一本正经地说,难不成说你累了?需要佣人?

幼小之时,实在不知情事,常常会悄无声息地躲在路口的拐角处,等父亲回来后,忽然扑身大吼,吓得母亲尖叫连连。每每这时,父亲就会跟在我们身后,一面小跑着吓唬我们,一面招呼着母亲,叫她小心抱牢。

我与弟弟虽不知情事,但在奔跑的那一瞬间,从母亲的欢笑声中就已经听出,他的幸福和发自内心的骄傲。甚至,我痴痴地想过,多年后,我是否能如母亲一般幸福,找到一位像父亲这般深爱自己,娇宠自己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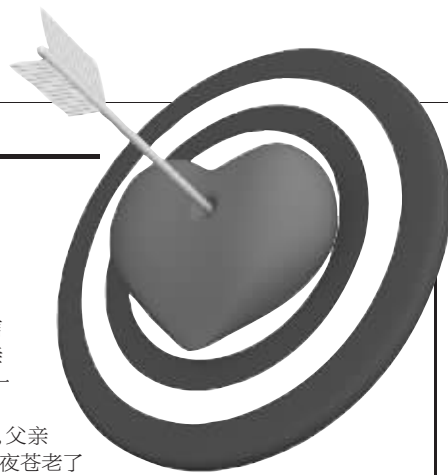
雨天,母亲撑着伞,父亲啪啦啪啦地踩过积水,将母亲背至家中。艳阳,父亲悠然地

在明媚中闲庭信步,仿佛,背负母亲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无比的享受。

我20岁那年,父亲因病早逝。母亲一夜苍老了许多,只是不曾见到她悲绝的泪水。她说,她的幸福时光已经占据了人生的大部分,还有什么可哭,可遗憾的呢?

父亲走后,母亲很少外出。即便有,也只是清晨买菜。她从不走那条熟悉了20年的小路,总是颤巍巍地绕开,从宽敞的马路走过去。

我与弟弟成家后,母亲便自告奋勇担任了小区的街道卫生主任。母亲说,这么些年,自从父亲走后,都是邻居们拉扯帮衬着将我们养大的,现在是该报恩的时候了。听完这话,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从外地赶来,在小区买下住房,与母亲相依。



老人抢救的是什么宝贝

临睡前,已经八十多岁的丁老伯,再次检查了一下老伴的病历。明天,他又要领着老伴去医院复诊了,自从老伴得了糖尿病后,这些年来,每个星期,丁老伯都按时带老伴去医院检查,诊治,拿药。

忽然,丁老伯闻到了一股焦糊味。

丁老伯警觉地嗅了嗅,确实是焦糊味。他检查了一下厨房,灶上没烧东西啊。又检查了一下电视机和冰箱,也都很正常。那么,焦糊味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不好!丁老伯吃惊地发现,卧室的地板,正往上冒烟。丁老伯判断,一定是楼下的邻居家出了问题。

他赶紧拨打了119。然后,他喊起已经躺下的老伴,让她赶快下楼。

然后,他跑到楼道里,大声呼喊:“失火了,大家快起来,快逃啊!”听到他的呼救声,惊慌的人们纷纷打开了家门,飞快地向楼下逃去。

然后,他拉掉了家里的电闸。

然后,他也向楼下跑去。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返身折了回去。楼道里的浓烟,开始翻滚。再次回来时,他的手里,多了一只黑包。

救火车呼啸而至。丁老伯在人群中,找到了老伴。火光中,两位耄耋老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人们感激地说,幸亏丁老伯及时发现火苗,报了警,喊醒了熟睡中的大伙。

人们还注意到了丁老伯手中的黑包。这个勇敢的老人,不但救了大家,还抢救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从楼里逃出来的人,只有丁老伯,还从家里带出了一些东西。他第一个发现火情,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将家里的细软什么的带一点出来。那只包里,一定是老人一辈子的积蓄,是两位老人的养命钱啊。

老伴的眼里噙着泪水,喃喃地说,家没了。

丁老伯拍拍老伴的手,“还好,我将你的病历带出来了。不然,明天拿什么去看病呢?”

(孙道荣 来源:南方日报)

一笔没有寄出的赞助费

他出长途,经过一个村庄,车陷进了泥坑,怎么也开不出来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大孩子帮他推车,也没能推出泥坑。大孩子回家拿来了铁锹,叫来了父亲,费了好大劲才把车推了出来,弄得满手都是泥巴。

大孩子对他说:“叔叔,到我家洗手,喝口水吧。”他很感激,随父子俩进了家。洗过手,他边喝水边打量起这个家。这是个贫困家庭,土坯房,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能让他眼睛一亮的只有贴在墙上的那些奖状,有三好学生的,有学习竞赛的,从奖状上,他知道了这大孩子叫周小军。上高二了。他说:“噢,明年就高考了。”

小军说:“家里穷,考上也上不起,不准备考了。”他有点急:“哪怎么行?你学习这么优秀,一定能考个好大学。你尽管考吧,学费我给你包了。”说完,他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从此,他的手机不再关机,时刻等待着小军的消息。

一年后的一天晚上,他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的号码。他接听,里面传来了小军的声音:“叔叔,告诉您好消息,我考上大学了。”他欣喜地说:“啊,太好了,小军,祝贺你,明天我就把学费给你汇去。”谁知小军说:“不用了,叔叔,我在我们县考了个状元,学费县里给解决了。”

大学四年,他每年都会给小军打电话,要给他寄学费,都被小军婉拒了,小军的回答总是学费已经解决了。

小军大学毕业那年,他收到了小军的来信。信中说:“叔叔,我非常感谢您。由于家里太穷,为了不让父母因学费为难,我本想放弃高考。可与您的相见,我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并且发誓要考上大学。你知道为什么吗?说了您不要见怪,我知道您要给我出学费是一番好意,一片善心,但却刺激了我,我觉得您是同情我,怜悯我。所以,我拼搏了一年,结果如愿以偿。叔叔,对不起,当年我对您说谎了,现在可以向您说实话了。其实,我不是我们县的状元,县里也没有给我解决学费,我是靠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上完四年大学的。我就是想试试我的能力,看我不靠别人帮助能否上大学。结果,我做到了。”

(赵盛基 来源:新闻晚报)

本钱

很大的买卖,能赚很多钱。他不再给家里寄钱。他想把生意再做大一些。然后,把母亲接进城里。

可是他的公司突然倒闭了。他终于变得一无所有。城市对他来说,再一次变得陌生。他可以接受失败,可是他接受不了这种失败的方式以及由失败所带来的对于自信心最致命的打击。他想算了,回老家算了。他真的回到了老家,整天把自己闷在屋子里,不说一句话。

母亲问他怎么还不回去卖西瓜?他说他赔了钱。母亲说赔了钱再挣,这有什么?他说他赔光了所有的钱,他已经没有本钱了。母亲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他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母亲说不,有办法。然后母亲取出十二个纸包。她把十二个纸包一一打开,每个纸包里,都包着五十块钱。母亲说这是你寄回来的钱,我一笔一笔全给你留着,一分钱也没有动。用这些钱当本钱吧。够了吗?他笑笑,说够了。其实这些钱,不够请客户吃一顿饭。这几年时间里,他花掉太多个六百块钱,吃掉过

太多六百块钱一顿的饭。

可他还是决定回到城市。因为母亲让他心酸。

那夜母亲通宵未眠。她为他赶烙了一包烧饼,装进那个曾经的大帆布包。她让他带着这包烧饼上路。她说,每顿吃一个,等吃完了,你的买卖就好了。他盯着那包烧饼,突然想大哭一场。他知道这基本不可能。可是他决定试试。他想大不了从头再来。大不了,他再从下料工开始做起。

他一个人走出村子,走上村外的小桥。几年前他带着200元钱和一包烧饼,那时他什么也不懂;现在他带着600元钱和一包烧饼,他已经有了太多处世的经验。他想,或许真像母亲说的那样,其实他并没有赔光。他有600元钱,有一大包烧饼,这些都是他的本钱。

突然母亲在身后喊住他。母亲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清。他大声问,娘你说什么?母亲颤颤地跑来,往他的手里,再塞一个烧饼。母亲说案板上漏掉一个,你再带上。

他盯着母亲,终于流下眼泪。(周海亮 来源:分钟与千年)

儿子的衣袋

每次将衣服塞进洗衣机前,我都会习惯性地翻翻衣袋,钱啊,钞票啊,纸头啊什么的,很容易忘记掏出来,一下洗衣机,就成一桶糨糊了。

特别是要检查儿子的口袋,他的口袋里,经常会装一些让你绝对想不到的东西。

有一次,幼儿园组织孩子春游。回来后,儿子的衣服有点脏,赶紧让他脱下来。一摸,几只口袋都鼓鼓囊囊的,一只口袋里掏出来的是一把青草,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了各种各样的绿树叶子。我好奇地问他,口袋里装这些东西干什么?他歪着脑袋,一本正经地告诉我,青草是给小白兔吃的,树叶是要给它做窝的。前几天,在儿子的一再要求下,我们刚刚养了一只小白兔。

儿子喜欢在楼下的草地上玩。有时候,他能够跟在几只蚂蚁的后面,一蹲个把小

时,嘴里还念念有词,也不知道他在跟蚂蚁说什么。而每次从外面塞来,他的口袋里,一定会塞着一些东西。石子,小瓦片,草籽,树上落下来的野果子,这些,都是他特别喜欢的。一次,我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碎石子,正准备扔垃圾桶里,他突然折了回来,将我手上的石子都抢了回去,宝贝似地又塞进了身上的口袋里。

有了口袋,藏点东西,这是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从来不干涉儿子将他喜欢的东西,塞满口袋。我只是在洗衣服之前,不忘记将它们掏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口袋里的东西,也在悄悄地变化。他学会买东西了,于是,他的口袋里,经常会有一些零币;有一段时期,他热衷于一种纸牌游戏,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几张;当他喜欢上了音乐之后,他总是将我送他的MP4揣在口袋里……而他又

老是丢三落四,忘记将这些东西从口袋里掏出来。

进了初中后,儿子的身高骤长,已经跟我差不多高了,喉结也冒了出来,这小子,进青春期了。那天,将他刚换下的衣服塞进洗衣机前,我照例翻翻口袋,在儿子的夹克衫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写的是一串英文,笔迹娟秀。难道是哪个女孩子写给他的?我想想了想,摁下好奇心,又将纸条塞回了口袋。我走进儿子的房间,对正埋头做作业的儿子说,我要洗衣服了,去把你自己衣服口袋里的东西掏干净。

自那以后,儿子换下来的衣服口袋,几乎再也没有过东西。每次换下衣服,他都会仔细地将每只口袋都掏干净。我明白,儿子真的长大了,他已经有自己的秘密了。他也许已经有了一个比衣服口袋更大更安全的空间,去装载他的梦想,以及他青春的秘密。

(孙道荣 来源:杂文报)

搪瓷杯里的秘密

在一个奶站,店主是一位年轻姑娘,她特别注意餐具的卫生,每天早晨,都要把在高锰酸钾溶液里浸泡一夜的碗筷取出来洗净,再放到高压锅里去蒸。

但在众多顾客中,有一位花甲老人,从来不用奶站的碗,每次都是自带一个断了把的搪瓷杯,小心翼翼地将杯伸过来,等待盛奶。店主几次怕奶烫着他的手,想把杯子接过,都被他执拗地拒绝。

店主以为这个怪老头有洁癖,就故意将消毒过的碗筷拨弄得叮当响,还特别把墙上“卫生合格”的镜框擦得光亮。但那古怪老人依然如故。这样过了半年。

一天清晨,老人照旧买了一杯热奶,颤颤巍巍地端到临窗的一张桌子前,突然,“啪”的一声,杯子被一个毛头小伙子碰落在地。这一响非同小

可,那个小伙子和店主都立即紧张起来。因为小伙子也是店里的常客,把老人的“宝贝”杯子摔坏了,他知道闯了大祸,慌乱地一边掏钱,一边赔不是。

出人意料的是,杯子的主人很平静。

“摔坏就算了。”老人缓慢地说,“家里还有,我再去拿一只。”老人说罢就要走,店主疾步上前拦住,特意从刚掀盖的消毒锅里拿出一个碗,满满地盛上奶端到对他面前,诚恳地解释:“大爷,我们这碗一泡二洗三蒸,严格消毒,你放心地用吧。”老人没有接。他沉默良久,突然用试探的口吻说:“要不,我连这碗一起买下吧?”“为啥?”店主瞪大眼睛。

“半年前,我……我得了肝炎。”

(薛日红 来源:山西青年报)

幸福的背后

男人和女人分别在两家公司做工人,因为贷款买了房,每月光是还贷就要2000元,生活的压力很大。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因经济不景气,他俩所在的两个小厂,都已停产。

他没敢告诉她;她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失业,而让他发愁、难过,她觉得他起早摸黑在工厂加班,已够苦的了。

他俩每天都早早起床,像往常上班一样,各自哼着小调,然后骑上自行车,再向各自的工厂方向出发。

一天晚上,他们一家人一边吃晚饭,一边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一则新闻说是受金融风暴影响,本市一些中小企业面临停产,一些工人失业,没有了生活来源。女人很敏感,她想问问男人厂里的生产情况。男人没有说话,丢下饭碗,一边嘻嘻笑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然后轻松地把钱捧到女人面前,再放到她的掌心里,说:“放心吧,老婆,这是今天刚发的上个月的工资!”

女人捧着男人新发的工资,很为男人的工厂欣慰。她想,她的工厂如果能和丈夫的工厂一样幸运,那该多好啊!

男人把钱交给女人后,重新端起饭碗。扒了一口饭,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问女人:“你们厂子怎样?”“很好啊,老板说,从这个月起,如果元,生活的压力很大。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因经济不景气,他

俩所在两个小厂,都已停产。

他不敢告诉她;她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失业,而让他发愁、难过,她觉得他起早摸黑在工厂加班,已够苦的了。

他俩每天都早早起床,像往常上班一样,各自哼着小调,然后骑上自行车,再向各自的工厂方向出发。一天晚上,他们一家人一边吃晚饭,一边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一则新闻说是受金融风暴影响,本市一些中小企业面临停产,一些工人失业,没有了生活来源。女人很敏感,她想问问男人厂里的生产情况。男人没有说话,丢下饭碗,一边嘻嘻笑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然后轻松地把钱捧到女人面前,再放到她的掌心里,说:“放心吧,老婆,这是今天刚发的上个月的工资!”

女人捧着男人新发的工资,很为男人的工厂欣慰。她想,她的工厂如果能和丈夫的工厂一样幸运,那该多好啊!男人把钱交给女人后,重新端起饭碗。扒了一口饭,

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口问女人:“你们厂子怎样?”“很好啊,老板说,从这个月起,如果元,生活的压力很大。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因经济不景气,他